

逝梦回忆

原著 ◆ 查尔斯·德林 译者 ◆ 罗杨



世界奇幻文学奖、创神奇幻奖、极光文学奖提名，威廉克劳佛奇幻新人奖、幻想小说荷马奖得主毕生代表作

逝梦回忆

原著 ◆ 查尔斯 · 德林 译者 ◆ 罗杨



世界奇幻文学奖、创神奇幻奖、极光文学奖提名、威廉克劳佛奇幻新人奖、幻想小说荷马奖得主毕生代表作

责任编辑：莫 仁

封面设计：黄志腾

逝梦回忆

作 者：查尔斯·德林

译 者：罗 杨

出版发行：西藏人民出版社

经 销：青海省新华书店

印 刷：青海省新华印刷厂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4 印张 376 千字

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5000 册

ISBN7 - 223 - 00984 - 5/I·272 (全一册) 定价：23.00 元

版权所有·请勿翻印

踏梦而行： 查尔斯·德林的都会神话

谭光磊

英文中有个专有名词“都会传奇”(urban legend),指的是日耳相传,经叙事者多次改编渲染,使听者信以为真的种种奇闻轶事,可以算是古时民间传说的一种现代变体。在幻想小说的众多分支里,也有一种类型叫做“都会奇幻”(urban fantasy),在这类作品之中,故事的舞台不再是虚幻的第二界(Secondary World),而是我们所置身的现实世界(尤其是都会城市)。

记得初次接触这个名词,是在一本由班恩(Baen)出版社发行的游戏小说书末广告。这家出版社擅长快节奏、情节紧凑的科幻冒险,封面和广告宣传向来以通俗、质感廉价“著称”,即使是具有深刻内涵的作品,亦常被包装成三流格调,实在令人不敢领教。当时我认定奇幻必是剑兴魔法的英雄冒险,一看“魔法精灵在洛城”这种广告词,立刻倒尽胃口,对这个类型产生先入为主的错误偏见。

再次接触到“都会奇幻”这个名调,则是在我开大二那年暑假。说来也巧,我先后接触的两本幻想小说杂志《奇幻国度^①》和《奇幻与

① 《奇幻国度》(Realms of Fantasy)创刊于一九九四年十月,是一本专门刊载幻想小说,报导相关书籍、电影和游戏资讯的双月刊,由萧娜·麦卡锡(Shawna McCarthy)主编。

科幻^①》，都与当代都会奇幻大师查尔斯·德林扯上关系。我先是读到他在《奇幻兴科幻》杂志上的书评专栏，继而又经由一九九九年二月号《奇幻国度》杂志上的访谈，对他有更进一步的认识。

虽然如此，当时的我对“都会奇幻”这个类型依旧兴致缺缺。因为我对于奇幻二字的了解，乃是源自电脑游戏，止于国内书店残缺不全的畅销书种，以及少数外国网站。在我狭隘的认知里，奇幻小说等同于发生在类似中古世纪的虚幻世界，描述骑士英雄、法师魔龙和城堡古墓的故事。将穿着盔甲被风的骑士，自幻想时空抽离，放置到熙来攘往的当代都会，加此去脉络化，我是说什么也无法接受的。

事实上都会奇幻的格局之广之大，远不止于此。“都会”二字或许予人“必须架构于大城市中”的错觉，实则不然。举凡爱丽丝·霍夫曼(Alice Hoffman)描写现代女巫的《超异能快感》(Practical Magic, 1995)，琼安·哈里斯(Joanne Harris)那洋溢童话风情，演绎美食魔力的《浓情巧克力》(Chocolat, 1999)；乃至于布克奖得主玛格丽特·艾特伍德(Margaret Atwood)的《强盗新娘》(The Robber Bride, 1993)，都是以现实世界为背景，蕴含幻想要素的精彩作品。知名奇幻编辑泰芮·温德琳和德林更将之扩大，以“神话小说”(Mythic Fiction)一词作为所有包含了神话、传说、超自然元素的作品代称。

大约在同年年底，因为工作关系，我开始努力搜集西洋幻想文学的相关资料，这才惊觉奇幻领域的辽阔浩瀚。我发现卡尔维诺和波赫士均曾获颁世界奇幻文学奖的终身成就奖(Life Achievement)，徐四金的《香水》是最致命迷人的感官幻想，而《似曾相识》(Somewhere in Time)和《美梦成真》(What Dreams May Come)原著

① 《奇幻与科幻杂志》(The Magazine of Fantasy & Science Fiction)创刊于一九四九年，原名《奇幻杂志》(The Magazine of Fantasy)，但在第二期随即增加“科幻”二字，并且沿用至今。它是目前历史最悠久的幻想类型杂志之一，与《类比》和《艾西莫夫科幻杂志》并称三大。现任主编兼发行人是古向登·范凯德(Gordo Van Gelder)，刊登的作品文学意味较重，较少科技术语，且有不少讽刺性作品。

也都是“幻想”小说。幻想小说究竟是什么？面对我原本自翎熟稔，却惊觉陌生的未知强界，我决定按图索骥，其中的依据之一，便是德林的书评专栏。

查尔斯·德林（Charles de Lint）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出生于荷兰，但数月后全家随即迁居全加拿大。由于父亲从事地理勘测工作，德林一家在英国、加拿大西部、魁北克和土耳其等地均曾留下足迹，然从未久居一地。由于搬家频繁！不易结交朋友，德林乃埋首书堆，自小便养成嗜读习惯，对神话传说尤感兴趣。除了托尔金的《魔戒之王》之外，林·卡特为巴伦庭出版社所编辑的一系列成人奇幻经典^①更是令他着迷。

虽然德林喜爱阅读，却从未想过靠写作为生，他的心愿是成为演奏赛尔特传统音乐的音乐家，只可惜当时新世纪音乐和赛尔特热潮还未开始。高中毕业后的十四年间，德林白天在唱片行工作，周末则与朋友合组乐团在餐厅或酒馆表演。他同时也写作不辍，与许多笔友通信，并且作词谱曲，外加写诗，但仅供自娱。后来作家查尔斯·桑德斯（Charles R. maunders）读了他为朋友写的几则故事，便鼓励他拿去投稿。当时奇幻热潮方兴未艾，各种小众杂志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版，德林的作品果然被录用，稿酬是每篇十美金的“高价”。

德林喜出望外，没想到自己的嗜好竟然可以赚钱，于是更加勤于写作。接下来的几年间，他继续在唱片行工作，与朋友组团表演，其他时间则通用来写稿。德林这个时期的作品还在摸索阶段，多为揉合赛尔特文化的幻想故事，模仿成分很重。除了小众市

^① 在《魔戒之王》畅销美国之后，巴伦庭出版社的负责人于一九六八年聘请林卡特担任顾问，策划一系列的成人幻想作品经典，重新以普及版平装印行，包括唐森尼（Lord Dunsany）、威廉·莫里士（William Morris）、詹姆斯·布兰齐·卡贝尔（James Branch Cabell）、乔治·麦克唐纳（George MacDonald）等等。这些作品早在《魔戒之王》问世之前便已出版，托尔金本人亦受到其中许多作品影响。

场外，他寄出一篇又一篇的长短作品，也收到一封又一封的退稿信，这一写，就是六七年。直到他中篇小说《灰玫瑰的神殿》（Fane of the Grey Rose）被安德鲁·奥伏特（Andrew J. Offutt）选进《对抗黑暗的利剑》（Swords Against Darkness IV）第四集，他才算正式打进主流出版界。

《灰玫瑰的神殿》叙述少年赛林（Cerin）与灰玫瑰少女的恋爱与冒险故事，深具赛尔特色彩，本质上也相当传统。德林后来又将这篇小说改写为长篇《灰玫瑰的竖琴》（Harp of the Grey Rose, 1985）与《鹪鹩之谜》（The Riddle of the Wren, 1984）可视为他早期风格的代表作。

就在他写作事业稍有斩获的时候，德林任职的唱片行老板为了减少人事开销，决定自己经营。失业的德林在妻子玛莉安·哈里斯（MarvAfin Harris）鼓励下，毅然决定投身全职创作。或许是上天冥冥中自有安排，也或许是水到渠成，就在那一年，德林一口气卖出三本长篇小说的版权，从此踏上写作之路，不再回头。

德林的作品为数甚丰，除了每年一至二部长篇小说外，尚有其他中短篇小说和书评专栏。至今已有二十余部长篇，以及百余高中短篇。他的作品大致可分为三类：架构于奇幻世界的（high fantasy）、都会奇幻和其他非奇幻类型的恐怖和推理小说。

德林绝大多数，也是最重要的作品，自然是他的都会奇幻。当初他之所以将笔下的故事带出虚幻森林，走入现代都会，妻子玛莉安居功厥伟。玛莉安本身也是音乐家和画家，结婚之初，由于经济拮据，使轮流外出工作，让对方尽情追求艺术创作，两人既是情人，也是相知相惜的挚友。德林不仅在玛莉安的建议下投身全职写作，也是在她的协助下找到了自己独特的叙事风格和发声舞台。

与《鹪鹩之谜》同年出版的长篇巨著《月之心》（Moonheart）正式奠定了德林当代都会奇幻大师的地位。在这之前，他曾写过一部未发表的长篇《神秘之路》（The Secret Road），首次尝试结合起自然的神话、魔法元素和现实都会场景，但不很成功。德林从中汲

取教训，完成了更臻成熟的《月之心》，果真一举成为他扬名立万的代表作。

《月之心》的架构庞大，人物众多，结合赛尔特传说和美洲原住民神话，场景从远古的威尔斯到当代的渥太华，再到虚幻灵界。德林援引亚瑟王传奇中的吟游诗人塔利辛（Talesin）轶事，探索跨越古今的善恶斗争，年轻男女对艺术心灵与自然奥秘的追寻，加拿大皇家骑警的阴谋斗争，有着成长小说的内涵，推理惊悚小说的氛围，以及他融合虚幻与现实，神话和艺术，独树一帜的叙事手法，荣获第一届威廉·克劳佛奇幻新人奖（William L. Crawford Award for Best New Fantasy Author）。之后德林又陆续以本书的人物为之角写了四篇小说，收录于《灵界漫步》（Spiritwalk, 1992）一书中。

《耶罗：秋天的故事》（Yarrow: An Autumn Tale, 1986）和《巨人杀手杰克》（Jack the Giantkiller, 1987）同样以渥太华为背景，两者的篇幅都较《月之心》要简短许多。《耶罗》写失去做梦能力的奇幻作家追寻灵感泉源，同时也重新认识自己。书中对幻想小说界有诸多指涉，讽刺也警惕幻想作家的写作方式，重新思考所谓“灵感泉源”的意义。比较可惜的是德林引进太多角色，却未能给予他们足够的发展空间。

《巨人杀手杰克》莫基于英格兰民间传说，本为少年杰克智取巨人的故事，德林不仅以现代都会为舞台，赋予仙灵世界（Faerie）十足的庞克现代感，更把主角改为女性，从截然不同的角度去诠释这个古老传说。这本书是泰芮·温德琳（Terri Windling）所主编的“童话新论系列”（The Fairy Tale Series）第二本，温德琳是近二十年来最重要的奇幻编辑，一手带动了改写、重新诠释童话的风潮，更负责《年度奇幻与恐怖小说选①》的编纂工作。德林在一九八三年

① 《年度奇幻与恐怖小说选》（The Year's Best Fantasy and Horror）是 St. Martin 所出版的年度选集，由资深编辑泰芮·温德琳与伊莲戴特洛合编，温德琳负责奇幻，戴特洛则负责恐怖，至今已出版十五集。

的世界奇幻文学奖大会上与她结识，从此成为知交，温德琳长期担任德林的责任编辑，也为他的作品画过封面插图。《巨人杀手杰克》获得加拿大极光文学奖^①的殊荣，三年后还有续集《饮月传奇》（Drink Down the Moon 1990）。

一九九一年的《小小国度》（The Little Country）是德林再一次的突破之作，他一改过去以自己熟悉的渥太华为故事背景的作法，将小说的舞台搬到英国康瓦耳，并且对当地的风土民情详加考据。在写作手法上也有所不同，《小小国度》不仅是书名，更是故事中一本不为人知的奇书。主角珍妮是一位民俗音乐家，与祖父同住于康瓦耳乡间小镇。祖父的挚友生前写过两本脍炙人口的幻想杰作，但有天珍妮无意间发现他事实上还有另外一部著作，但全世界只有一本，这本书就叫做《小小国度》。故事一方面叙述珍妮找到书后，与誓言夺书的神秘组织交手的故事，一方面则以书中书的方式，让读者实际阅读《小小国度》的内容。本书不仅得到世界奇幻文学奖、创神奇幻奖和极光文学奖提名，更得到荷马奖^②的年度最佳幻想小说殊荣。

一九八五年的《穆兰戈》（Mulengro）虽然同样是以当代的渥太华市为背景，但书写的重心已有所转移。德林透过警察程序的谋杀推理小说形式，恐怖小说的氛围，探讨现代吉普赛人在与主流社会

① 极光文学奖（Prix Aurora Awards）是由加拿大科幻奇幻协会（Canadian Science Fiction and Fantasy Association）所颁发的年度奖项，是加拿大幻想小说界的最高荣誉，颁发对象包括英语和法语作品。

② “荷马奖”（HOMer Award）成立于一九九一年，由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商业网路社群 CompuServe Information Service 上的科幻科论文学讨论区成员所发起。由于早期这个讨论区叫做“九号家庭休闲讨论区”（Home and Hobby Forum Number 9），简称 HOM-9，而成员皆自称 HOMer，故有此名，并且同时纪念伟大的古希腊诗人荷马。所有该讨论区的成员皆有资格参与投票，初期约有一万八千人，现在则已增加到四万人，是全世界参与人数最多的科幻奖项。荷马奖的得主于每年五月公布，并且刊登于《轨迹》和《科幻记事》杂志上。

妥协和认同传统价值间的挣扎，以及不同文化族群的冲突，有着德林作品中少见的黑暗沉重气息，令许多习惯德林作品中积极乐观、光明正面的读者一时难以接受。有鉴于此，役来德林便以山缪·凯伊（Samuel M. Key）为笔名，作为他书写恐怖、推理的分身，陆续出版了《黑暗天使》（*Angel of Darkness*, 1990）、《轻声尖叫》（*From A Whisper to A Scream*, 1992）和《我将监视着你》（*I' ll Be Watchning you*, 1994）。德林深受艾德·麦可班恩影响，对推理小说，尤其是警察程序小说，始终极感兴趣，也不时在作品中加入间谍、犯罪小说的成分，例如《月之心》里的加拿大皇家骑警，和《绿衣传奇》（*Greenmantle*）中的黑手党。近来德林则尝试写了一部不具任何奇幻色彩的“纯”推理小说《通往里斯登瓦纳之路》（*The Road to Lisdoonvarna*, 2001）。

梦想交织的城市：纽佛德

渥太华是个有着国家首府架势，却也具有另类生活气质的城市，既有喧嚣熙攘，亦有自然野趣，当然更少不了德林所熟悉的波希米亚人社群和街头生活。然而他依旧觉得不能完全符合某些故事所需的背景。某次写稿时，他决定将故事架构于一个无名的城市，这篇名为人《时跃》(Timeskip)的小说是个关于记忆、关于时空、关于等待的爱情故事，清新脱俗，散发淡淡哀愁。之后德林陆续写了几篇短篇小说，发现自己不自觉地让这个无名成为故事的共通舞台，而且使用了同一批他喜欢的角色。于是他绘制了概略的地图，写了一份时间和人物关系表，将这个城市取名为纽佛德(Newford)。

纽佛德是个典型的北美大城，兼容德林游历四方的诸多城市经验，以及他对种种艺文生活的想望。一九九三年，德林将这些以纽佛德为背景的故事集结成册，题名《踏梦而行》(Dreams Underfoot)出版。这本集子收录了十九篇小说，书名源自叶慈的诗句“请轻步而行，因为你踏在我的梦想之上”。泰芮·温德琳替他编辑、写序，还亲自绘制封面。《踏梦而行》宛如一部当代神话与梦想的结合体，写出世间共有的红尘百态，每篇故事既各自独立，又彼此关连，将纽佛德市深邃神秘的角落呈现在读者面前，德林写的不是光鲜亮丽的白领阶级、商业巨子或资讯新贵，而是居住于社会边缘的流浪儿、庞克族、机车族、街头音乐家、画家、地下乐团歌手、意外伤发者、智障儿以及收集种种都会传奇的作家。德林本身年轻时经历过逃家、露宿街头的日子，对这些边缘族群始终有着浓厚的关注与认同。

在《踏梦而行》得到世界奇幻文学奖最佳小说集提名后，翌年德林发表了第一部以纽佛德为背景的长篇小说《逝梦回忆》(Memory and Dream)，细数了一个艺术社群的兴衰起落。故事的主角是伊莎蓓儿，一位不顾双亲反对，逃家前往艺术学院求学、热爱绘画的年轻女子。一日她在教堂外素描写生时，遇见名满天下的大师文森·鲁希金，而这位向来离群索居、长相丑陋怪异的画家在看过她的草稿后，当下决定收她为徒，由是展开一个改变伊莎蓓儿一生的故事。

这可不是现代版的美女与野兽，伊莎蓓儿随即发现鲁希金性情怪异，不时突发怒火恶言相向，甚至动辄拳打脚踢。她虽然满腹委屈，但每次鲁希金息怒后，往往判若两人，声泪俱下悔不当初，而她在大师指导下也确实进步一日千里，于是两人的关系就在这种荒谬的平衡间维持下去。

之后鲁希金开始教导伊莎自图画中开启通道，引渡另一个时空的生命进入现实世界。她更与自己第一个产生生命的画作中人，美国原住民“香草”约翰共谱恋曲。然而鲁希金警告她画中灵魂非良善天使便是邪魔魔鬼，并希望她还离约翰；约翰反指鲁希金才是真正祸首，但对自己的身世背景又支吾其词。伊莎在画魂生死与真实的命题间挣扎，最后当她所有画作在一场离奇大火里全数焚毁，她选择逃避，不再绘制温暖有情的画魂杰作，改而取材冰冷空寂的钢铁丛林。

之后凯西莫名自杀、鲁希金亦音讯全无，伊莎蓓儿藏身城外的小岛农庄，晃眼二十年。当亚伦重新找上伊莎蓓儿，想请她为凯西的最后遗作绘制插图时，所有逝去的梦想与悲喜记忆纷杂而至，她不得不重拾画笔勾勒画中魂魄，以及面对鲁希金最后的难题。

德林优雅地在二十年逝梦，二十年记忆间盘旋盈舞，章节轮流陈述过往的流金岁月或今生今世，一个章节又拆解成十数小节，交由伊莎、作家凯西、出版者亚伦，其他艺术社群里的组成份子、画中的温婉读书女孩、石像鬼、天真灵动一心只想威为人的小女孩科赛蒂、以及纽佛德市的各个阶级交相陈述，构筑出一片缤纷多彩的美丽织锦。多角度的叙事观点变换、各种体例素材信手拈来，穿梭时空，德林显

得心应手,轻盈无比。《逝梦回忆》是我第一次阅读德林的作品,这个深刻美丽的故事彻底粉碎了我对“都会奇幻”的偏执成见,让我了解到奇幻不只是剑与魔法,在现代纷扰喧嚣的滚滚红尘里,永远有希望与荣耀,静静在某个角落里等我们去发掘。

德林近十年来的作品几乎全部都以纽佛德为故事舞台,他又陆续出版了两本短篇集《象牙号角》(The Ivory and The Horn, 1995)和《月光藤蔓》(Moonlight and Vines, 1998),长篇小说《换身》(Trader, 1997)叙述花花公子和吉他师父互换身体的奇妙故事,《任我遨翔》(Someplace to Be Flying, 1998)记录女记者和计程车司机追寻鸦女(crow girls)传说的足迹;《心之森林》(Forests of the Heart, 2000)将重心转移到美洲原住民的神灵与爱尔兰信仰的冲突;《洋葱女孩》(The Onion Girl, 2001)首次揭开纽佛德第一女主角姬莉不为人知的谜样过去,新作《叩问梦树梢》(TaPping the Drean Tree)则将于今年底出版。德林的作品洋溢浓厚的人文关怀,他对社会边缘人的关注,以及自身对绘画、音乐和文学的热爱,使许多原本不看奇幻小说的读者也深深被他吸引。

人类在面临未知时的恐惧、排斥、半信半疑等反应,是德林时常在作品中探讨的主题。此外,他非常强调“家庭”的重要性,这里的“家庭”并不单指生理上的家庭,而是更广义地包含因为友情、爱情和认同感而组成的团体。德林写作的中心主旨其实并不复杂,他没有如何崇高伟大的文学理想,也不卖弄深奥难懂的理论 and 技巧,就是凭着一股发自内心的人世关怀,以沛然有情的笔触,勾勒大千世界里或遭忽略,实则永存的梦想与神话。正是他这种诚挚与关怀。打动了万千读者的心,在美国 Modern Library 网站票选二十世纪百大小说的书单中,德林便有八部作品名列榜上^①。

① 这份书单分为专家选书和网友票选两份,德林共有《月之心》、《任我遨翔》、《耶罗》、《逝梦回忆》、《换身》、《绿衣传奇》、《小小国度》、《穆兰戈》等八部作品入选。这份书单的网址在 <http://www.randomhouse.com/modernlibrary/100best/novels.html>

目 录

第 一 章	尘中足印	(1)
第 二 章	上 钩	(15)
第 三 章	艾珍尼农场	(37)
第 四 章	波希米亚女孩	(62)
第 五 章	命 运	(118)
第 六 章	树林里的吉普赛人	(153)
第 七 章	日 记	(188)
第 八 章	重 逢	(206)
第 九 章	书中人	(253)
第 十 章	日 记	(339)
第十一章	最后之战	(380)
第十二章	庆祝会	(423)

第一章 尘中足印

一九九二年九月·鹤鹑岛

当伊莎蓓儿收到凯西·穆莉来信的那一天早上，距离凯西去世已有五年又两个月。

站在路旁的伊莎蓓儿双膝发软，她必须倚着信箱才能勉强撑起身子。从她胃部升起的不适感直冲脑际，令她晕眩。周遭的世界顿时静默无声，杉树林内求偶的鸟鸣声、高速公路传来的车声，她一概没听见，只能呆望着手上整叠信中最上面那封脏兮兮地、一角已有摺痕的信封。天！信封上的字迹，曾是她多么熟悉的字体啊！

“这一定是有人在跟我开玩笑！”她想着，谁会和她开这种玩笑？

但是，信封上的邮戳仍然清晰可读，日期是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二日，那是凯西去世的两天前。会不会是凯西请医院的护士发信，结果此信在邮局里迷失了长达五年——可能是掉进一个隙缝中、或是落入输送带的下方，或是滑入了某个人的办公桌与墙壁之间，直到有一天被人发现了，重新让它寄发出来？还是因为信封上仅仅写着：“鹤鹑岛艾喜尼农场，伊莎蓓儿·考柏利收”，如此简略的地址让邮局人员伤透脑筋，直到有一天，它终于被某个知晓鹤鹑岛是个有避暑别墅的小岛的邮局人员看到？不管这封信曾流落何处，五年

后的今天，它终于送达收件人的手中。然而伊莎蓓儿却不敢打开它。

她把信塞入手上那叠信中，走向她的吉普车中坐下，头靠着方向盘闭上了眼，想要让激烈跳动的脉搏平静下来。凯西的面容却在此时浮现：严肃的灰色眼睛、微噘的下唇、稍宽的鼻子和那双通常都会隐藏在染成金红色头发里的顺风耳。

伊莎蓓儿想要装作没有收过这封信，如同当年躺在病床上苍白且瘦弱的凯西，要大家装作不知道她快要死去的事实。伊莎蓓儿多么希望时光重回到一九七二年，那一年她离开鸬鹚岛去念巴特勒大学，她的生活有了好大的变动，从农场到城市，从熟悉的环境到连做一件简单的事都变成是一次冒险的地方。一九七二年也是她初遇凯西的那一年，隔年，伊莎蓓儿就中了鲁希金的魔咒。

伊莎蓓儿不像凯西，她很少幻想。有一次凯西说：“这世界就是要让你去想象的，不然就一点也不美了！”

“让我去想象？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想象一个与现实世界不同，而且比现实世界更丰富的世界。”

伊莎蓓儿摇头说：“这怎么可能？我们不能光凭想象来做事，在现实的世界里，这是不被容许的。”

凯西说：“如果我们不去改变世界来迎合我们，那么世界就会改变我们去迎合它。”

“这有什么不好？”伊莎蓓儿问。

“它可能把我变成我不喜欢的样子。”

伊莎蓓儿不了解她这句话的含意，恐怕连凯西自己到死前也无法理解。

伊莎蓓儿坐直身子，把那叠信放在旁边的椅座上。她的眼眶逐渐模糊，眼前的一切皆是雾茫茫的。她紧抓住方向盘不让双手发抖，引擎空转所发出低沉的嗡嗡声，正好配合着她沉重的心跳。信封上熟悉的字迹，竟又把她胸痛的老毛病给唤起。

如果她能让事情重新来一遍，有好多地方她想改变。她会听从

凯西的警告，也不会让自己成为鲁希金的猎物，被他的承诺所俘虏。如果事情能重来一遍，她最想做的就是不让凯西死去，她甚至愿意放弃自己的生命以换回凯西。但恶性疾病岂受常人控制？光凭想象就能改变得了事实吗？

过了好久，伊莎蓓儿开动车子回到小船停泊的地方。她把那叠信丢进船首，上了船解开缆绳，她熟练地操作船桨，划离码头前往小岛。她心里想的全是凯西，本来隐藏得好好的、连她自己都忘了的过去，已被这封信给扯了出来，放不回去了。这些回忆就像一群聒噪的海鸥，争相鸣叫着，丝毫不在意它们带给人们的苦痛。过去的一切从隐密的地方窜出，冲破蛛网的突围，把沉积多年的灰尘搅起，扬起一片浓密的烟雾，伊莎蓓儿被这浓雾呛个满怀。

二

亚伦躺在沙发上看晚间新闻，他把半满的马克杯放在自己胸前。直到穆莉一家人的脸取代了他的脸出现在荧幕上，他立刻用姆指在遥控器上按下静音钮。凯西的母亲玛格丽特正滔滔不绝地说话，双眼射出正义未得伸张的愤怒。亚伦很早就知道她的眼神是能收放自如的，她的先生和另一个女儿苏珊站在她的两侧，顺从地让她独享发言权。

在法院的台阶上，他看到穆莉一家人迫不及待等着记者的到来，而他自己却正要逃开。他并没有驻足倾听凯西母亲玛格丽特所发表的言论，他不需要，因为他都听过了。但即使他已经熟悉那些话，也阻挡不了他等了一个晚上的新闻，就是为了要再听一遍。他知道这是一种变态的冲动，也知道他看了之后只会生气，但他无法克制自己不去看。

“我们当然会再上诉，”穆莉太太说道，“法院今天做出来的判决太令人震惊了，简直就是误判嘛！要知道，今天不只是钱的问题，还有钱要给谁的问题。我们一家人正努力保住我们女儿的好名